

DIANSHANG
HUAN

欢上殿

沐非 著

她一手拿起瓷壶，也不用杯，
直接凑到柔嫩红唇边一饮，
随即便上前贴上了他的唇……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殿上欢/沐非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

2011.6

ISBN 978-7-5399-4502-6

I. ①殿… II. ①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95293号

书 名 殿上欢(上、下)

作 者 沐 非

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侯 开

选题 策 划 戚兆磊 秦 瑶

责任 编 辑 胡小河

文字 编 辑 秦 瑶

责任 监 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 网 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

字 数 579千字

印 张 46

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,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4502-6

定 价 49.80元(全二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4013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(上)

第一章	留连光景惜朱颜 / 1	第十一章	痴心断妄妄尤多 / 183
第二章	只是当时已惘然 / 23	第十二章	无可奈何花落去 / 201
第三章	报君黄金台上意 / 41	第十三章	火树银花不夜天 / 219
第四章	谁堪煮酒论英雄 / 60	第十四章	望尽天涯不归路 / 237
第五章	庄生晓梦迷蝴蝶 / 77	第十五章	春风拂槛露华浓 / 256
第六章	长河渐落晓星沉 / 95	第十六章	一宵冷雨丧名花 / 274
第七章	珠箔飘灯独自归 / 113	第十七章	不在梅边在柳边 / 293
第八章	有美人兮西方来 / 131	第十八章	雪肤花貌参差是 / 311
第九章	恒河沙劫说难尽 / 148	第十九章	可怜夜半无虚席 / 329
第十章	蛟龙何愁失沧海 / 164	第二十章	风刀霜剑严相逼 / 346

殿上欢

目录

Contents

殿上欢

(下)

第二十一章	天下何人不识君 / 357
第二十二章	他年我若为青帝 / 375
第二十三章	三千宠爱在一身 / 394
第二十四章	花城柳暗愁煞人 / 413
第二十五章	白刃直入苍龙殿 / 431
第二十六章	一梦恍眼似南柯 / 450
第二十七章	嫦娥应悔偷灵药 / 468
第二十八章	天人相隔永难见 / 487
第二十九章	迟迟钟鼓初长夜 / 505
第三十章	我花开后百花杀 / 523
第三十一章	惊破霓裳羽衣曲 / 540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三十二章	你方唱罢我登台 / 557
第三十三章	冰消融解一夕间 / 574
第三十四章	望帝春心托杜鹃 / 589
第三十五章	三生石上红线缘 / 612
第三十六章	菩提明镜染世尘 / 632
第三十七章	画眉深浅入时无 / 651
第三十八章	君临天下谁能挡 / 670
第三十九章	百炼钢成绕指柔 / 690
第四十章	冥冥定数忽成空 / 709
番外	翹家记 / 724
番外	伥鬼 / 728



第一章

留连光景惜朱颜

长夜过半，雪花飘飘洒洒地落下，将整个金陵城盖成银白一片。

寒气沁入骨髓，残破城墙已成一座巨大的死兽。城砖中间露出一处处刀箭戳就的窟窿，凝冰融雪，凝合着嫣红的鲜血。

城门已然大开，身着玄黑甲冑的大军正长驱直入，目标直指的正是长街尽头，遥遥相望的巍峨宫阙。

奉先殿中，最后一丝银炭的温暖气息已然消散，一身缟素、簪环尽去的长公主丹嘉长跪于地，对着牌位默然一拜，终于站起身来，绝丽姿容上闪过死灰一般的决断。

“终于，攻进金陵城来了吗？”

她的声调无波无澜，好似那燃尽了的炭火一般。

“我唐国三百八十二年的基业啊……”

长公主轻声一叹，对着牌位看了最后一眼，随即唤道：“来人。”

无视庭中传来的模糊惊哭声，她贴身的女官、侍从齐齐站在跟前，恭谨地听着她的吩咐。

“把各殿主子都唤到这里来吧……”长公主低声说道，传入各人耳中，其中的不祥意味终于撕裂了他们脸上的平静。

“何姑姑，你去看看几位公主，让她们也准备好。”

何姑姑答应一声，却再也忍耐不住，眼中滴下泪来，转身踉跄而去。

所有人默默离去，一片空寂之中，衣摆摩擦的声音清晰可闻。

长公主挺直了脊梁，对着历代先王的牌位，默然垂下了头。

她的袖中死死地攥了一张小笺，微微耸动的香肩，显示出她心中激烈的矛盾挣扎。

“是宁为玉碎，还是……该等他的回复？”

寒风吹熄了殿内烛火，漆黑一片中，手中的笺纸被她更加珍视地握入掌中，仿佛要揉进血肉。

何姑姑一路前行，留在身后的便是公主们惨烈的哭号声，她不忍再听，快步离去。

仿佛整个宫廷在瞬间爆燃起来，所有人宛如被滚水泼了的虫蚁，有的乱哭乱跑，有的卑微地瘫软在地，再无一丝生机。

再往西去，宫道越显荒芜冷僻，平时也少有人经过。

怀云宫……她看向右侧那寂静局促的宫室一角，眉角略微皱起了不以为然的厌烦意味。

怀云宫住的，乃是排行第五的一位公主，她是早亡的玉妃娘娘所出，名唤丹离。

这位公主小时候还好，大了却行为荒诞，语言无状，宫人们冷眼瞧着，竟是连话都囫圇地说不清楚。甚至有人暗中道，丹离公主是个傻的。

何姑姑自忖规矩有度，倒不至于势利欺主，但她有一次偶然见到，这位丹离公主，小小年纪居然搂着个酒瓮，蜷在湖边喝了个人事不知。何姑姑在一旁站了半天，她却睡得正酣，宫女们都挤眉弄眼地窃笑不停。

这样的公主，哪有半分金枝玉叶的气度？

如此腹诽感叹着，她终究走向了那处陈旧冷清的宫室。

由大门而入，照壁、正殿、侧厢、配殿……竟是空无一人，大概宫女们听到噩耗，已然逃了个精光。

何姑姑举起灯来，打量着眼前的一切，只见处处多是灰尘残旧，玉架檀椅上显然多日不见打扫，廊柱上剥落的明漆已看不出原先颜色，窗纱旧幔也随着夜风而动，在暗夜中好似鬼魅起舞。

人呢？

门扉吱呀一声被风雪掀开，何姑姑的眼角余光看见后苑角落的配殿方向，隐约有微弱的灯光。

她心中狐疑又有些害怕，脚下却不由自主地走进了后苑。

刚下台阶，她只觉得头颈一冷，却是飞屋上的一块雪落了下来，连她撑着的宫绘纸伞都没能挡住。

冰凉凉麻酥酥，直透骨髓，她手一抖，提着的宫灯落地，很快便被雪水润湿，熄灭。

眼前顿时一暗，只有雪光反射出的幽微光芒，略微看见四下里石阶与花圃的轮廓。

万籁俱静，唯有单调的风雪声从耳边刮过。

残旧的宫室在黑暗中仿佛一只蛰伏的妖物，四周树影摇曳，投射下来好似一张张狰狞的鬼脸。

何姑姑眼看四周却惊骇地发觉，自己在前殿遥望到的灯光，此时竟丝毫不见！

她心中惊慌，有些想后退，蓦地一道白影从眼前飞过，模糊而尖厉的声音宛如婴儿啼哭！

何姑姑惊得面色煞白，浑身寒毛都竖了起来。

她想要大喊，想要夺路而逃，却发觉自己已经瘫软在地。

咪……喵。

白影缓缓在她身前晃动，方才尖厉的声音逐渐变为软糯的喵声，借着雪光，何姑姑清楚地看见，竟是一只猫！

猫踱着步，来到了她跟前，这是一只浑身雪白的猫，圆硕得快要成一只大雪团了，唯有脊背上有一道墨痕，一双绿瞳滴溜溜直转，看得何姑姑浑身不自在。

“该死的小畜生！”何姑姑狠狠骂道，整个人几欲虚脱，正要松懈下来，双眼一瞥之下，却是一声低促的惊呼。

不远处的配殿门缝里，竟然又出现了细微的光芒！

那光芒略见闪烁，看着并不像灯烛，仔细看时竟隐约从玄金二色转为幽蓝，再揉眼看时好似又是寻常的微黄灯色。

这绝不是什麼灯光！

何姑姑的心，没来由地跳得很快。

她直起身，呆呆地望着那怪异的光芒，冥冥中，仿佛觉察到这是极为可怕的什么事物。

恐惧之下，仍有好奇心泛起，她等了半天，不见有什么可怕之事发生，便站起身来，战战兢兢地走到了门缝跟前。

那光芒近处看来，还不算昏暗，竟隐约有璀璨之色，何姑姑睁大了眼，朝着缝隙偷偷张望。

“啊——”

下一瞬，她撕心裂肺地尖叫起来，整张脸都扭曲得不成样子，好似看到了这一生中最可怕的东西。

她随即昏倒在地，人事不知，最后一眼看到的，是那门缝中幽蓝之色大盛，好似要遮蔽眼前的一切。

苏幕扫视了一眼门扉开缝处，纸扇轻挥之下，顿时蓝光更盛，霸道得好似要充斥整个内殿。

他微微一笑，“不过是个偷窥的无知蠢妇而已。”

他一瞥之下，再不愿投射任何视线——方才的幻术已经让偷窥者脑海中受到恐怖惊吓，就算没死也要变成痴呆。

幽蓝光芒飞为九条，宛如凤羽一般美丽轻盈，若是仔细看时，便会发觉这是由篆咒结成的细密光符。

九道咒纹肆意飞舞之下，大半个内殿变为幽蓝，只余下三分之一的玄金二色。

苏幕微微眯眼，幽蓝光纹映照出他俊魅近乎天人的容颜。一双桃花眼中闪过犀利光芒，蕴涵着他本人也不清楚的复杂。

他视线所及处，便是那玄金二色的中心处，那盘膝跌坐的女子。

玄金二色旋如阴阳双鱼，周而复始运转之下，似蕴涵天地混沌之理，虽被蓝色咒纹逼至一角，却仍不显绝境。

“败象已现，你……还不死心，欲作困兽之斗吗？”

苏幕轻摇折扇，雪色纸扇上绘就的冷雨芍药图，乌木扇柄下坠一面蓝玉鬼雕，国色天香中更添几分邪魅。

他一身雪衣，腰间束以苍蓝天蚕冰绦，浓若点漆的双眸微微冷笑——冷笑的憎怒之下，却也隐含着别的灼热怜意。

幽蓝篆纹光影闪烁，玄金二色微弱婆娑，照得那女子面庞晦明不定，模糊一片。

虽是跌坐，她却姿态歪斜，整个人懒得好似没有骨头，恨不能躺靠在背后的软榻上。她身上的淡紫衣料半旧不新，满布着褶皱，卷草纹银绣丝毫不见矜贵，胡乱在腰间打了个结，比起宫中人的华衣丽服，简直可以说是邋遢随意了。

灼热的目光随着冷笑投射在她身上，她却好似一点儿也觉察不到，仍是半眯着眼，整个人仿佛下一瞬就要入睡似的。

“你还不束手就擒吗？”

低沉带怒的声音响起，她略略张开眼，漆黑眼珠有些茫然地转了一轮，耸动一下肩骨，随后雪颈微转，朝窗外张望了一眼。

“你不用看了，外面正是宫破人亡的时候，这里就算闹个天翻地覆，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！”

苏幕乌眸深不见底，冷然轻笑，好似在宣告着最绝望的噩耗。

他满以为，至少能见到她面色惨变，却不料，她缓缓转过头来，双眸呆呆地看定了他，竟是突兀地说了一句：“我的蟹酿橙①……”

① 蟹酿橙是宋人《山家清供》中的一道菜，也收入宋朝宫廷菜。

什么？

这没头没脑的一句，即便是智计狡诈如苏幕，一时也反应不过来。

“我的蟹酿橙还在厨下蒸着呢……”

……

初始的惊愕过后，苏幕心中便掀起无边的冷怒巨浪，面对他有如实质的眼刃，她仍似懵懂不觉，继续张望了一眼，甚至还轻嗅了一下，“好像也没闻到香味。”

她黑眸惺忪地闪了下，却仍不是对着他说，而似自言自语：“大概已经落到麻将的肚子里了。”

“什么麻将？”

苏幕刚问出口，便暗骂自己愚蠢——依着她那天马行空的个性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自己居然笨到主动相问。

果然，她仍是那般半睡半醒地瞥了他一眼，“麻将是我养的那只猫。”

仿佛在应和她的话，窗外好像有什么挠得沙沙响，然后传来微弱的喵呜一声。

她垂下了头好似有些沮丧似的，“它说它吃饱了。”

她垂下肩，向后一靠，干脆半倒在软榻之下，低低地骂了一句：“没良心的死猫。”

“你——”

她半躺着，换了个舒服的姿势，发出猫一般的满足叹息，完全无视他越发黑沉的脸色，仍在兀自心疼着，“我的蟹酿橙啊……都蒸了一个半时辰了……”

如此心心念念，惋惜不已。

“够了！”

苏幕怒极反笑，“你这种不着调的个性还是一如往昔！”

他凝视着她，目光中有雷霆之怒，冷到了极点反而滋生出电光一般的危险灼热。

那般露骨……仿佛要将整个人都剥皮卸骨，吞噬入腹。

他伸出手，幽蓝咒纹仿佛有灵性一般，突入玄金光纹之中，咫尺之近仿佛可以触摸她的肌肤。

“看来……今后要好好调教。”

这般露骨霸道的言词，唇齿间的情欲意味以及炽热的征服心念，足以让任何女子都花容失色，抑或意乱神迷。

那只手，几乎是强硬地把她的下颌抬起，归入掌中。

手掌与肌肤之间，玄金二色光气已被挤压到极为稀薄的一层，但仍隔绝在两者之间使之不能接触。

“碍事！”

苏幕低喝一声，咒纹再舞之时，玄金光气顿时发出碎裂一般的声响仿佛即将崩溃。

他凝视着眼前仍似睡眠迷蒙的某人，那仍不见丝毫变化的神情却更引起他心头怒火，让他想起先前多少次挫败。

无数次的志在必得，到最后都成了闹剧笑料，他在她手上竟是从没讨得什么便宜。

但这一次，已经不同了。

“放弃吧……不要逼我废了你的功体！”

他微笑着，冷然而快意，几乎是凑近她低语：“其实，就是废了你的双手双脚也能好好服侍我的……春宵一度，该是何等风情？”

始终微眯着的黑眸，好似因他这一句而睁开了。

真的怕了？

苏幕觉得心头大快，正在得意间，眼前竟是一亮！

她居然抬起了头，凝视着他，双眸闪着某种不寻常的亮光……

她的唇角勾起，是明灿已极的笑容，摄人魂魄。

“苏幕，其实仔细看来，你实在长得很好看……”

苏幕呆住了。

她继续说着，不疾不徐，声音有些软糯甜脆，在暗夜中听来分外清晰。

“如果你肯做我的男宠，好好服侍我……那春宵一度的风情，定然……也是极好的。”

苏幕在这一瞬，好似化为了石像。

整个内殿的气息，在这一刻完全凝滞了。

半晌，苏幕的眼动了。

狂怒到极点的气压，顿时让幽蓝咒纹无风自动，宛如神鬼之爪要毁去所有。

“好、好——”

苏幕怒极而笑，连说了两声好，神念再催之下，玄金光波间裂痕连连，咔嚓低响不断。

怒火烧红了他的脑海，却因着多年以来的熟识，他深深知道，她并不是在刻意挑衅，而是真心实意地如此认为。

这比尖牙利齿的反驳更让人怒火中烧，简直是要失去理智。

蓝光大涨之下，玄金二色被逼至她周身，她浑身一颤却很快又平静下来。

他冷眼看去，压下心中最隐秘的怜意，笑道：“功体逆冲的滋味如何？”

不等她回答，他冷笑道：“这是最后一次善劝……不要再硬撑了，你毫无胜算！”

她抬眼望着他，虽然唇角发抖有些勉强，却仍带着笑意，“苏幕，你以前输了那

么多次，每次也都是这么说的。”

仍是这般诚实……诚实到直戳人的最痛处，让苏幕再一次气得眼前发黑。竭力从脑海中抹去那些耻辱混合着闹剧的场景，苏幕冷笑道：“就算你资质再好又如何，今日你气数已尽。”

“今日是你唐国石氏灭国之日，所有王室中人，天罡气运皆是降到最低点。对于我们术者来说，能发挥三成功体，就算不错了。”

他冷冷地看向她，眼中只剩下冥黑的残酷，“你会落到今日这般任人宰割的境地，全因你身上流着石氏王族之血……丹离。”

他缓缓喊出，多年来让他爱恨交织的名字。

女子之名由他唇齿间吐出似亲昵、似痛恨，幽蓝篆纹瞬间照亮整个殿堂，将游丝般幸存的玄金光气化为齏粉。

苏幕出手如电，手掌直伸向她的咽喉，修长却蕴藏着恐怖力量——那是志在必得的傲慢。

说时迟那时快，只听窗外一声巨响，残旧窗纱好似被什么巨力轰碎，当啷声中木格碎屑纷纷落地，一道黑影直射而入。

苏幕何等目力，眼角余光一瞥，立刻便知道这是一支黑羽长箭。

他并不觉得意外——此时唐国正逢大变，昭元帝的军队正如潮水一般涌入，个把箭石乱飞也不足为奇。

不过是凡人的利器而已，对术者来说，简直是小儿的玩具。

他也懒得再多看一眼，手掌去势不变。

下一瞬，一种无比玄妙的不祥感在心中闪现，他愕然抬眼，电光火石间只见——自身幽蓝色的护身光罩竟被直冲而破，撕裂成一缕缕光波临空而逝。

黑色羽箭宛如魔煞一般直冲面门，在他眼前急速扩大。

“啊！”

一声痛喝之下，苏幕竟被长箭贯身而过，雄浑凌厉的劲势之下，他竟被钉在了墙壁之上。

“怎……怎么可能？”

苏幕惊怒交加，简直怀疑自己是在梦中。

这支箭根本不曾附着什么法术，虽然材料精良，也不过是支好箭而已，居然能伤到自己？

不等他细想，一股无形气流霸道无比，在他体内肆意流窜，苏幕功体顿时受到重伤。

鲜血暴喷而起，好似有无形的明黄色气流在苏幕周身缠绕，仿佛将浑身血肉都一块块地凌迟。他痛得浑身颤抖，几乎要昏厥过去。

他忍住非人的疼痛，双目凝光，细看自己的伤势，心中已是雪亮。

“龙气！”

他低声咆哮着说出这两个字，睚眦欲裂，周身鲜血与明黄气流却暴冲更甚。

“啊！”

苏幕再也支撑不住，痛喊一声后，运起全身余力，身影瞬间消失在虚空之中。

幽蓝光芒顿时消失，一张纸人从空中落下，蓝光一闪后已燃成半焦。

内殿顿时陷入死一般的寂静。

过了半刻，丹离终于觉得自己能稍微动弹了。

她挪过身去，有些费力地捡起地上那张纸人。

忍住浑身的剧痛与眩晕，她细看纸人，上面果然书有“苏幕”二字。

“连自己的本命寄纸都动用了，苏幕你这回真是大大的折本……”

她的声音带笑，慵懒中带出虚浮来，眼珠滴溜溜一转，倒是不见睡意了。

“你比麻将还笨哪……它时常还能偷吃到我的菜，你却一次也没得逞。”

哈哈一笑，她急忙捂住嘴唇，鲜血从袖管中滴落。

蜿蜒血流红得出奇，落到地上，居然化为了无色。

这是术者元气凝结的心头血，一旦吐出便是……药石无灵了。

如同苏幕所说，她的本命气运与石氏王族息息相关。今日正逢国破家亡，行至最低的气运，原本就极为凶险，再强行与人斗法，支撑到现在已是灯枯油尽了。

丹离黑瞳一凝，再睁开时，还是那般懒散带笑。

她再也支撑不住自身的重量，干脆一放手，任由自己跌落在榻上。

厚厚的棉被很软也很暖，不枉她前几天扛出去晒了一下午的太阳。

无力的绵软中，暖意熏入骨髓，整个人都想就此睡了归去，再也不醒。

她抱住头，在棉被中微微蹭了蹭，无意中，手被某种尖利之物刺得生疼。

是头上那支水晶莲花钗！

这个念头一起，所有的睡意、暖融都在瞬间被冰雪浇灭。

她打了个激灵，勉强站起身来，又是一口鲜血吐出。

嫣红的血，连绵黏腻在衣上、手上、榻上仍旧化为无色。

真的……已经无救了。

黑眸眯成一线，她在被中翻滚着竭力想站起来。

咚的一声，她从榻上摔了下来，整个人歪倒在地上，又喷出了一口血。

吐着吐着就习惯了。

她这么想着，又想笑出声来，却因胸口的剧痛而龇牙咧嘴。

弄得这么惨，还不如给苏幕包养算了……

这么胡思乱想着，她的眼前已是逐渐昏暗——已经不觉得冷了，整个人好似要

飘上天去。

咔嚓、咔嚓……

若有若无的声音在殿外响起。

是谁的脚步声？

自己真的已经升天了吗？

她的脸贴在地上，脚步声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近。

不疾不徐的脚步声，是军靴着地的清晰声响。

一步一步，肆意而行，仿佛生杀予夺的权威。

下一刻，殿门被推开了。

宫灯的明亮光芒，将昏暗内殿照亮。

刺眼的光芒中，丹离的瞳孔里好似有一个高大人影，整个遮住了视线。

没等她反应过来，一道白影闪过，喵呜一声，高跃而下，重重地落到了她胸腹之间。

麻将……你真的要减肥了！

心中无声地呐喊，她头一歪，整个人彻底昏死过去。

再醒来时，眼前模模糊糊的有些刺眼，慢慢睁开后，却被本殿劣质的烛烟熏得几乎落下泪来。

她用力揉了揉，这才慢慢地看清眼前之景——颤巍巍的烛光中，有一个人站在她身前，正居高临下地看着她。

他逆光而立，看不清面目，却觉得有一种无形的威压正扑面而来。

丹离感觉到自己正五体投地地趴着，费力地想要起身，却被自己的衣角绊了一下，再次倒了回去。

半明半暗间，那人一双黝黑暗沉的眼，望定了她。目光一接触，丹离就觉得难受，好似整个人都被钳制住了，不能动弹半分。

脚步声又起。

那人走近了一步，脚尖几乎要触及丹离的身体。

如此接近。

丹离只觉得自己浑身都在战栗，说不清，道不明，好似本能地感到危险。

她费尽全身力气，坐起身来，虽然小腿一软，但总算顺势跪坐在了地上，有了一丝安全感。

她仰头去看，模糊光影中，只现出冷峻的下颌线条——没等她反应过来，已是迅速逼近。

他俯下身，以指腹碰触她的下巴，漫不经心却又强势地抬起。

窗上的窟窿，透进庭院的雪光幽幽微亮，半明半暗间，那人的手掌带着不由分说的强势，让丹离觉得无处可逃。

干燥而带着热力的手指，肌肤的触觉甚至能感觉到薄而粗糙的磨茧，暗示出来人惯于兵戈。

丹离想避开却是纹丝不动，任由对方微微摩挲着她柔嫩的肌肤。

非是不愿，而是不能——在肌肤相触的瞬间，她只觉得耳边轰然一响，眼前好似有无数金光闪过，交织混乱成一道睥睨飞扬的五爪黄龙光形。

龙气！

这一瞬，她心中回响着苏幕方才喊出的两字！

龙气！

这世上，唯一能让术者忌惮的，便是真命天子天生就有的无形龙气。

也只有统御天地万物，由九五之尊自然形成的龙气，才能让宗主之尊的苏幕，在猝不及防之下受到如此重创。

既然是龙气，那么眼前此人的身份简直是呼之欲出了。

他便是，今日唐国之变的罪魁祸首，昭元帝秦聿。

丹离的双眼，因这个惊人的发现而瞬间变亮了。

这种闪亮的眼神，好似一个人看见了无上的美味那般垂涎欲滴。

昭元帝秦聿以自然而强势的姿势，抬起了地上女子的脸。

第一眼看到的，不是相貌如何，而是那双闪着亮光的双眸。

这双眼里，并非是他惯见的恐惧、绝望、憎恨，竟然是……垂涎渴望？

他眨了眨眼，几乎以为自己看错了。

再仔细看时，那女子仍是眼中带亮，仿佛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兴奋。

她毫不避闪地看向他，仿佛丝毫也不曾被他的残暴凶名惊吓到，居然绽出一抹微微笑意来。

“可以扶我起来吗？”

她的声音带着江南女子特有的软糯、甜脆，传入他耳中，好似调皮的猫尾在耳边撩动，带着些酥痒。

昭元帝微微皱眉，觉得她的声音轻松毫无负担，在今夜此时显得有些没心没肺了。

今夜，正是唐国国灭宫倾之时，宫中哭喊声不断，不知会有多少后妃宫女肝肠寸断，她却好似毫无感觉？



他略一挑眉，指风一弹，不远处的烛光被气风一激，顿时大亮起来。

略微明亮的烛光下，跌坐在自己身前的，是一位穿着淡紫宫装的女子。

她年龄不过十八九，身上衣料不差却略见残旧，又被胡乱地卷束在腰间褶皱无数，她本人却毫无衣衫不整的自觉，仍是笑吟吟地看向他。

不住跳动的烛光映在她瞳孔中心，好似两点金芒幽凝，唇边的笑意衬得雪白面庞染上微嫣，原本只是清秀的容颜，在灯下看来，竟让人心头一荡。

她的五官不算绝色，却带着一种朦胧的光晕，一种介于青涩少女与成熟曼妙之间的迷茫诱惑。

秦聿心中咯噔一下，自己也不知为何，竟是深深地看了她一眼，只觉得眼前女子，在古怪之外，仿佛有什么无形之力吸住了自己的目光。

丹离也在灯光的照耀下打量着他。

传说中的昭元帝秦聿，只能用“残酷暴虐”四字来形容。其凶名之盛，足以止小儿夜啼。

他着一身玄衣，简洁而妥帖，如剪影一般挺立。帝王惯有的高冠华服、广袖博带，仿佛与他毫无关联。

但看入那双眼眸时，却禁不住要让人打起寒战来。

那是无边的深邃暗黑，冷入骨髓，仿佛世上的一切丝毫不能进入他的心间。

丹离觉得眼角刺痛一下，却并没有害怕，居然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。

昭元帝秦聿，今年正是三十有四，戎马岁月的风霜，以及天下间最重的帝王威权，更凸显出他成熟男子的冷峻魅力。

还真是长得不错，可惜样子太凶了点儿……

丹离毫不害臊地打量完，心中却是如此评价道。

她就算再不着调，也不敢把这话说出口，只是凝视着他，笑意微微加深。

她见他冷然凝睇，并不见任何动作，却也不生气，干脆就地跪坐着，又问：“你看见我家麻将了吗？”

他冷然一瞥，仍是不说话。丹离随即恍然，正要开口解释“麻将就是我那只猫”，却看他一指窗台下的破木碎片——一团白影正安逸地趴在那儿呢。

他居然能听懂？

丹离目光一闪，笑靥在这一刻宛如惊鸿美不胜收——映入秦聿冷然无波的眼中，却好似投下一块小石头激起微微涟漪。

她的笑意随即一变，扭过头，对着那团蜷缩的白影带着些咬牙切齿的阴森，喊道：“麻将，过来！”

白猫听见了呼唤，肥圆身材却团得更紧了，几乎要缩成一个球，只恨不能在两人面前消失。

“麻——将。”

声音不高，却显出山雨欲来的压抑。

下一刻，麻将的两只绒爪居然捂住了一双折耳，露出一个“不听不听我不听”的滑稽模样来。

好样的！

以为这样就能逃得了秋后算账的命运吗？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！踩了我的给我踩回来！

丹离无声狞笑着，不管不顾地就要起身，无奈精血枯竭之下，浑身已无力可出，顿时一个踉跄就要跌倒在地。

下一瞬，一道铁铸似的健臂拉住了她，她稳稳地靠进了臂弯里。

男子的阳刚热力环绕在腰间，无形的先天龙气宛如暖火一般围绕在周身。

如火一般的可怕存在，仿佛能将术者的根基燃烧殆尽，暖意却又沁入四肢百骸之中，她近乎枯竭的经脉，因着这份暖意的润泽也恢复了一两分。

丹离舒服地轻叹一声——少许龙气沁入体内，确实有些微改善，但若是真要借它之力修复自身精血气脉，却只有……

她好像想起了什么，又似感受到夜的寒意，身上颤了一下，随即却站住了。

她目光一闪，仿佛做了什么重大的决定。

随即，她压根不理睬什么男女之防，反而就势倒入了他的怀中。

她伸出雪臂，抱住了他的腰。

两人之间，顿时再无任何间隙。

这……是在勾引吗？

感受着纤纤玉指在腰脊上的缓缓摩挲，秦聿眯起了眼，眼角漾起无形风暴。

“你这是在做什么？”他终于开口，声音低沉而危险，微有些沙哑。

丹离不管不顾地抱紧了他，微抬起头，眉眼盈盈，顾盼之间竟让他莫名觉得口干舌燥。

她一笑而已，并不答话，干脆将整张脸都埋入了他胸前。

秦聿深邃眸光一闪，不由冷笑道：“这就是唐国的宫闱教养吗？真让人大开眼界。”下一瞬，他感觉到微凉的嘴唇在胸前轻啄，青涩、笨拙、胡乱不成章法。

灼热的欲望在腹下升起，伴随着这不可思议的惊怒，秦聿只觉得眼前这一切，实在是荒谬离奇到了极点。

都是那支箭惹的祸！

他想起这一切混乱的开端——自己策马长驱直入，唐国的宫闱在铁蹄下毫无反抗之力，一时兴起，他朝着太华殿的匾额射出一箭。

箭出的那一瞬，眼角余光好似瞥见了一道蓝光冲天而起！